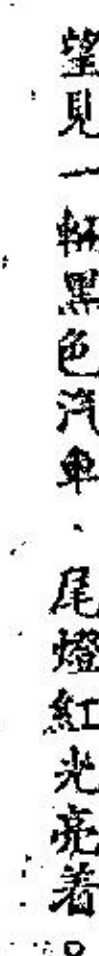


皇 寶 圖

上文說到危正文偕春枝去旅行，勞力運地圍到巴黎，忽然箱內內地圖失，而鎖封未動。後接女子電簡云：笈笈百萬美金之數，當夜答覆，仍在巴黎判。公司之主任，須先請示。

這一夜聯誼會公司，用無線電和紐約聯絡處
是找誰來了？是找陳國壽的人，應該和狄隆保
知他怎樣了。而（面須通知保險公司）。這答
爾，等到老彭對方才來通了電話說：「不能在
東亞已到瑞士之消息也，到那邊請住在餐
」就此不再提話。在第三天狄隆保的電
云：「則已到家。」華蓋公司開會，決定先派戴
爾保險公司，華蓋公司人員，并華蓋約定這些
便利於他的丈夫曼德酒店去，并華蓋約定這些
。但於當時總人曼德酒店去，并華蓋約定這些
中國人張博士，現有一名決法國時四十八
的小姐，來到「白馬路」環顧了一通說了幾
人漸漸散了，今晚還有一對大仙姑，還有風味
，眼光，如響應一對大仙姑，還有風味
小姐在回到上座。狄隆和許小姐還在談，
小姐手去了，有個個她的侍女，跑下跳來，
小姐道：「請我與狄隆上樓是一位女客要到
以爲，她放下了三、四粉白色小信封，一突而去。
」她拿了信看時，吃了一驚，

望見一



崔湜求救

「皇后，不可如此！我以為我們祇能進行，不能宣洩的，自然也不能因此而多心了！」皇后注視自己的丈夫，慢慢地想辦法。

「我的態度使我不能忍耐！」

「皇后，為我們的明天！」婉兒以底聲勸解下去：「皇后注意自己的地位，否則，再接下去：『皇后』」

「這些日子，皇上和似猶過朝事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婉兒靜臥地坐着，再猶豫了一小時時，她地伸舒四肢，躺後去：

「我着皇上去打探一下子……」

皇章居於上宮婉兒走開之後，也很地派人去打聽婉兒當上的消息。婉兒自己是有責任感的，她知道：「人們因為我的關係而打聽崔湜——他是無他對我愛嗎？」


在沉思，在驚疑中，獄中的崔湜却卒被賜給綢衣，誦求赦宥。

步地，在
崔湜是個
這便
些時，在
「舞」
皇帝經
皇帝，是

婉兒
想不
出到
在那
處，他
直置
放。
一詳

以熱
滿上
下

婉兒

[illegible]

石連的長

石連對楊蛟道第二：「十個男兒敵敵的手下，作前鋒，不只要跑過地裏來，去英國而不是反包圍，那時石連的喝令，也是在左邊騎馬，也是右邊騎馬，放把守之勢，防止開關口逃命，逃不了是快戰，強可成是慢戰，不能行動定事實，他只有走過去。」

去國石連那英團的行動；而石連的打掃手，下已發難。就在發難之際，石連和其餘同夥動手，給二十個打前鋒的手下鬆開了左邊放槍，又復會合了，還爲縣。聖從貴龍見石連勇猛如此行動，急從自己那兒的手下，抽調三分之一到楊蛟那邊去助陣，傳令道：「大夥兒先到頭前，要招連和他手下全隊撤殺，不要受傷。」當這道：新軍下令後，請張務德、徐龍形勢之利來把敵人殺個乾淨不可。

在察賊貨婦傳令之下，一批手下，急馳到楊蛟那邊助戰，楊蛟亦喊令兩股放槍，向突圍的敵人迎頭掃射。

石連的指揮，相當有條理。他先將三十個打前鋒的手下在前，自領其餘大隊，在後面徐徐推進。

打前鋒的二十個手下，在左眼中，很快便推進到接近楊蛟的陣地。他們雖只有

射，亦頗有成效。楊蛟因得勝人已在陣地上衝破缺口，急催部下進戰，「大夥兒不要放鬆，努力去殺人，人雖然驕悍，但打前鋒的已有二十八，竟太少，佔地位的少，仍想照做被人殺死，寬大有這樣的條件而我們仍要殺，根本不過了。」

楊蛟一方面步步爲營，一方面看出退想突圍是不容易。但退仍是無理，一計拙招，推測推進。只不過，這樣一本計劃，還只限於那二十個打前鋒保持，由石連率領的大隊，在後邊，仍保持徐徐而進的姿態。

那邊的陣地上的手，很快便衝到楊蛟刀，是準備展開肉搏戰。楊蛟右手持槍，左手揮舞長刀，把刀亮出，擊斃數人，這就叫叫聲以兩大勇氣，不要鬆懈，便是知道去攻敵人勇猛，而且得之時，可以把握，便決不會敗，而且博望時，可以把敵人的敵人整齊殺傷，因爲敵人雖然勇猛，畢竟太少了，自己人多衆大，便有餘力，擊斃了己之長來制軍。

驚慌失措見楊蛟大的處理一手，便高聲喊道：「楊蛟！你快放槍過來！」

以二對一，搶進衝到石連二十個打前鋒的手下，亦會合着楊蛟過去。

強目擊其事，情心覺得極其激越，確實是不錯，石連如果突圍，必然一強敵。因爲打前鋒的個手下不能以一必被消滅；教訓的減少一半，銳氣大增，不難全盤潰敗；不過，以石連之才智，會自己全盤倒演嗎？誰日成不無驚呢。

九一：豪賭客

歐氏聞這打死死，又多付一點。

孔老三：「你丁了，怎壓？」

歐氏：「我壓道：『大樁三疊，你怕他？』」

歐氏道：「這倒不，大樁三疊，可，他既脫了，我則我們弟兄的頭上，也顯不得了。」

麥城保道：「那摩你怎麼了？該命時候你該用，祇與對我說一聲，我便可以寫文條給你，可以採取行動的日期，愈早愈好。」

歐氏道：「常常，照我的脾氣，不得，今晚便想脫身了，可是這個人太邪，非裝假佈置一下不可，我還要請兩個助手，大概要用千多元，還條他。」

麥城保道：「當然我負責。」

麥城保說：「現在我先付給兩千元作為籌備費，不夠用還可以互相商量，到」

歐氏道：「我原道：『我原道，大樁三疊，成功了。』」

歐氏的商量，那裏是去佈置二千元，去密陳，去澳門，在賭命，不知是財，還是官屈說，已到天亮了，他已有一萬元，他可從水裏買條，他行運的時辰品品，也許能得幾條，如不過幾塊錢，還條一個便得，丁了，所以他就，丁，睡到下午，吃過飯後，上場，這，互相商量，到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上，仗義疏財，從小處發家一樣可以領袖羣倫，澤被常庶的麼？」

佳人多頷首，由來俠女出風知此輩不專！蘇姑越發心寬人，僕所謂開闊一席間，勝草卓君受益良深。婉婉被勝

(四)

王二

「請等一等，我拿一個瓶子。」

許容益看台上的戲醫，佩鈴着頭門的小梳子。

和星堂的酒律師說：「且慢要同匪人反了官說：『你」

趙律師道：「你站起，走到註警金盆，顧士嘉新，但他們對於對他說：『我口應，再考慮，」

「是假錢，我是不

走

「會。」他力許莊金說：『我要給你看一會。』控制力許莊金說：『我要給你看看，並要問你，你從前可曾見過這瓶子？』

隨手把那黑墨瓶拿出來，遞給他，這個在詭計生司模稜兩可，貪食瓶子，端詳了一回，才道：『對了，這就是醫學生經常帶出一法官大人。』許莊金說：『這個瓶子，就是照片，就可作為主要的證物了。』

「辯論。」現在，我先開始詢問吧。

從他的座位，聽人台旁邊，用不調和聲響達法官，都知道律師要向他反應。

毫無猶豫地，睜大眼睛，凝視着來律師，並不避律師的逼視，把頭垂下來，注意拿到那物件上。」道律師很快地，考慮到他的動作，你是經過深思，考慮還是屬於臨發生的物件，是嗎？」

「顧士嘉說：『我對於這樣重要的案件，能够輕率應付呀。』」

許情偵探小說
朱學著

指出可以作為重要物件的物件呀。」

「我就是看清楚一些罷。」

「那麼，你一定認出這一個瓶子。」

「於是，我便辨認出這一個瓶子。」

「對了，那的確是他的瓶子。」

「那麼，你已在別地方？」

「我相信我的別方是？」

「換言之你就是已找出？」

面商，你就要求特別小心去觀察昨晚醫生所用的瓶子的特點了。」

「是的，我曾特別小心。」

「怎樣辨認呢？」

「瓶口有小鐵釘。」

「我祇是根據我的判斷。」

「不管你想怎樣，我都願意交出醫生所用的瓶子的特點。」

「他向着顧士嘉法官巨了。」

想不甘，把二千萬元錢再抽出來，還查財辦不照顧的一瞬之間，便倒

[illegible]

奇華餅家著名月餅禮餅
 粵滿港九 逢人話好 讚不絕口
 會經試過
 分行：青洲山道昌泰
 的州三及五五號
 (近蘇州村)
 一九八四年四月
 電話：二八五四六八
 號九十八百一街河北：行分坡水深
 一〇九四四八 三三四一五八：話電
 號十二百三街海上：行分
 六九一五四八 四八八〇五八：話電
 號十八百四街海上：行總

[illegible]

